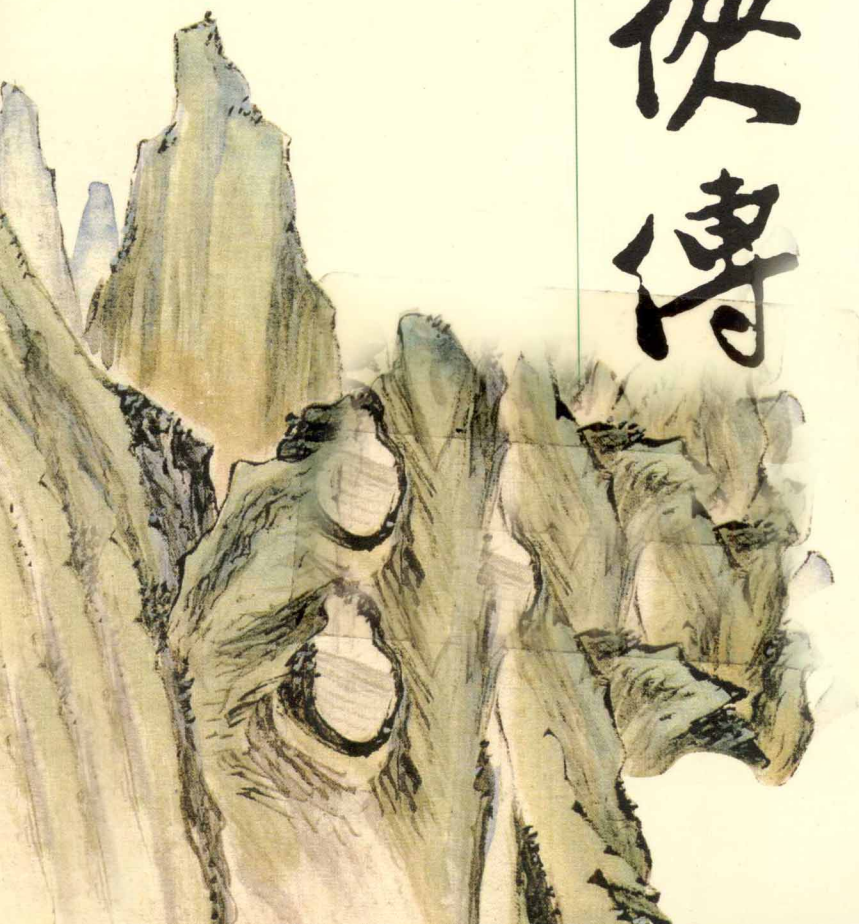


墨珠樓主著

作家出版社

陆

蜀山劍俠傳



目 录

第二二二回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飘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2695
第二二三回	直上八千寻	荀兰因罡风消毒火	
	飞行九万里	齐霞儿阴岭拜枯仙	2721
第二二四回	巧语释微嫌	寂寂荒山求异宝	
	玄功消浩劫	茫茫孽海静沉沙	2743
第二二五回	举酒庆丰功	辽海澄波宁远岫	
	寻幽参妙法	千山明月度飞仙	2760
第二二六回	谢罪登门	女神婴正言规蛮祖	
	隐身探敌	小癩姑妙法戏妖徒	2787
第二二七回	奇宝丽霄	不尽祥氛消邪火	
	惊霆裂地	无边邪火走仙娃	2805
第二二八回	小住碧云塘	历劫丹砂谈霞举	
	独探红木岭	冲霄剑气化龙飞	2828
第二二九回	千里传真	一鉴芳塘窥万象	
	众仙斗法	五云毒瘴失仙机	2849
第二三〇回	鸣鼓兴戎	众仙奋斗蛮人祖	
	腾光护法	七矮欣逢枯竹仙	2876
第二三一回	布阵遏妖氛	霞影千重由地起	
	飞身援道侣	彩云一片自天来	2892
第二三二回	破遁闪灵旗	变灭盈虚森气象	
	传声谈旧迹	循环因果快恩仇	2913
第二三三回	绝海剪鲸波	万里冰天求大药	
	荒原探鳌极	千寻雪窖晤真灵	2933

第二三四回	奇景丽春秋 灼灼花枝明似焰 极光涵海岳 沉沉丹井酷生寒	2958
第二三五回	一径入晶宫 广殿通明参极主 横空张绿网 长天无际遁飞人	2981
第二三六回	天未涌金轮 海气荒凉观日景 洞中惊黑眚 岚光明丽访仙娃	3001
第二三七回	云山无恙 道侣修真 玉牒生芒 妖尸惧祸	3025
第二三八回	绝艳迷人 尤物原祸水 行波入地 圣池走神婴	3042
第二三九回	复壁行波 潜踪穿秘甬 遗音示业 古洞困神婴	3060
第二四〇回	华日丽仙山 花放水流人独立 灵潭追魅影 星驰电射燕飞来	3080
第二四一回	急难脱身 英云双人险 玄机制敌 土木两无功	3103
第二四二回	穹顶舞寒星 沧海蹄涔迷鬼主 祥宫伤炼士 珠光剑气护仙娃	3124
第二四三回	双脱重围 无心铸错 独寻良友 巧意逢真	3138
第二四四回	厉啸落长空 电射屠龙驱丑魅 祥云封圣域 花开见佛拜神僧	3155
第二四五回	有相无生 七宝幢中呈瑞彩 先机若悟 小寒山上谒神尼	3178
第二四六回	款仙宾 清谈灵石筑 参慈父 同上武夷山	3198
第二四七回	灵石筑五女谈心 古杉坪二仙盗法	3207

一叟运玄功 电转飙轮穿地肺
群仙怜浩劫 无形弭祸上天心

原来那小沙弥正是阿童。因在白犀潭危崖石上见双方斗法正酣，先因踪迹被乙休看破，心中害怕，隐在一旁。正打主意，是否避开正路，绕道前往峨眉，嗣见天痴师徒快要挫败，神驼乙休忽然飞去。暗道：“不好！只顾在此看热闹，天痴师徒回去路上，还有一处最厉害的埋伏。如不前往相助，头次奉命，耽误了事，不特师兄埋怨，师父也必怪罪。就行藏被人识破，此去不免吃亏，师命在身，也不能畏惧违背。”明知乙休发言，是暗中告诫，不令参与此事，迫令改道行走，免得又去暗助天痴师徒脱险。阿童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时不无疑惧，但念头一转，胆子立壮，并还恐追不上，径把师父所赐以备万一将来遇险，借以脱身遁走的本门心光遁符暗中施为，居然先赶到一步。乙休已知他是白眉和尚所差，也只虚声恫吓，如何肯与为难。走时，见阿童潜伏在旁未动，方暗笑他年轻胆小，果然中计。此举大出意外，料定天痴师徒纵能脱出，也必受伤挫折。急欲与老妻重逢叙阔，说完了话便自回去。却没料到，阿童这次先赶向前，惟恐又被乙休看破，格外小心，藏处极隐，人在禁地以外，隐身法又极神妙。乙休只当已把阿童吓退，没有跟来。阿童却候到他走远，才照师命行事，取出灵符，上前救助。天痴师徒遁走，乙休才自警觉，知道此是几位良友维护双方的盛意。天痴为人，不过刚愎自恃，并

无过恶，此来折辱已够，也就听之，不再追赶了。

阿童一心还在留神那矮胖少年，惟恐途中埋伏和他为难。行时，故显遁光，给天痴师徒看了一眼，买上个好。飞出十来里路，便隐去身形，沿途查看，并未见有矮胖少年踪迹。峨眉仙府上空彩云层已经在望，一会儿飞到。自以为对头定被隐身法瞒过，没误师命，又大看热闹，还免一场苦吃，心中高兴。因已到达仙府，更无可虑，便把隐身法收去。正要按师兄所说，由云层中穿入仙府，猛听背后有人说道：“小师父刚来？”心疑是仙府中人，回头一看，却是那矮胖少年，不禁吃了一惊。一面暗中戒备，没好气问道：“你是谁？我到凝碧仙府去见掌教真人，素不相识，问我做甚？”少年似知他误会，笑道：“小师父，疑心乙师伯要对你有什么举动么？那只防你多事，故意说说罢了。那白眉老禅师是他老友，如何肯对你过不去呢？他知我有点事，暂时无人可托，又知你要来仙府，可以就便奉托。正好借着授我机宜，取瑟而歌，想你绕道来此，以免从中作梗。我受了指教，便来相候。适在空中遥望，你仍暗助天痴师徒脱身，别的不说，单这胆识已足令人佩服。嗣见你御遁飞来，正拟迎上，忽然隐去身形，惟恐相左，先来守候。小师父误会我有恶意，那就错了。”阿童见他人极和气，话颇中听，喜道：“原来如此。我们师门都有渊源，不是外人，这里仙府想必常来，请先领我进去。有甚事用我，只要我力所能及，无不应命。”少年道：“这下面仙府，虽然有我师长在座，但我乃本门待罪之人，如能进去拜见各位师长，也不来求你了。”

阿童惊问何故。少年笑道：“话说起来太长，一时也说不完。我所奉托的事不难，只请小师父向家师掌教真人说，弟子申屠宏待罪七十八年，已历三劫两世，所差不过三年之限。每日怀念师门厚恩，又闻开府在即，亟于自效，情甘异日为道殉身，多受险难，敬乞提前三年，早赐拜谒，重返门下，以便追随众同门师兄弟下山行道，将功折罪。如蒙恩允，只向诸葛师弟一说，他自会有法子传给我知道。明早家师和各位师长起身以前，我便可以进府拜见，相随同行行了。”阿童道：“就这样带几句话，有甚用处？我还代你力求就是。”少年喜道：“昔年我随家师往谒老禅师，小师父大约尚未转世，想是度入佛门年尚不多，竟有这样高的神通法力，如非福缘根骨俱极深厚，向道坚诚，修为精进，哪能到此？家师最喜这样后进之人，老禅师又是前辈圣僧，又是两世至交，小师父一言九鼎，此事十九可望如愿了。”阿童闻言，越发喜他，忍不住问道：“乙真人和

诸位令师长也是至交，情面甚大，道友既是转劫两三世的旧门人，掌教真人对门下素来恩厚，能得此老一言，当无不允之理。你既和乙真人常见，对你又好，日前峨眉开府，各方多有引进，重返师门，最是良机，怎不当时托他代为求情呢？”

申屠宏叹道：“前事荒谬，本不想提，既承殷殷下问，我且略说一二好了。家师对门人恩如山海，但家法至严，毫无通融。那时长眉师祖飞升未久，家师门下只得两人，因仗家师钟爱，得有师门心法，未免狂妄。加以年幼无知，一味疾恶好事，不明大体，平日杀孽已重。家师虽常告诫，到时仍是疏忽过去。那年不合听一新交散仙挟嫌怂恿，去与海外隐居的一个旁门修士为难，乘着家师和苦行、玄真子二位师伯初炼九转大还灵药，有八九个月闲空，没向家师禀告，偷偷前往践约。

“家师因海外各岛仙境灵域，何止千数，到处都有散仙修士之流隐居，既不欲门人无故招惹，多结嫌怨；又恐法力不济，为师门丢脸。每次奉命海外采药，全都预示时限，并将所去何岛、沿途经过地点和各当地主人善恶邪正，法力高下，一一示知。非真妖邪淫凶，不许稍微失礼，未奉师命，更是不许轻往。我和师弟背师前往，已犯家规。行前又以所寻旁门在南海有名五大恶岛之东，地最僻远，为首一男一女夜郎自大，法力颇高，门下弟子无一弱者，我们年少好胜，惟恐失败丢脸，粗心大胆，恃爱忘形，一意曲解，以为所杀乃旁门左道中人，杀之不在，就犯了家规，不致受甚重罚。既为朋友报仇，受一场责罚，也无大不了事。莫如把人情做到底，索性再约上两个好帮手同去，免得徒劳无功，负人重托。这时二位师伯门下，备有一个得力高弟，法力均不在我二人以下，尤其各有一件极好的飞剑法宝，如能约其同往，对方决非敌手。那两人，一个便是诸葛警我，另一个便是苦行师伯门下已转世多年、现在东海面壁虔修的笑和尚。大家全是修为年浅，精进太速，好事操切，不识利害，又都交厚，能共荣辱患难的同门至好，自然一说都去。

“谁知那岛主夫妻，早年虽然出身旁门，只是性情孤僻刚傲，以前时喜树敌，是他短处，也是他致祸之由而外，从未做过恶事。并且自从由中土移居海外，便一意闭户清修，仅前在本门的老辈屠龙大师师徒二人，还有三四位正教中长老，偶然往来，以前同道，休说合污同流，直连面都不见。只为岛上产有一种驻颜不老的灵药，我那新交朋友曾往求取，始而上门明言，被女的婉言相拒，闹个无趣，尚未破脸。偏他不肯死心，

复又纠结好些同道，前去强索，斗法大败，中有两人还受了重伤，几乎送命。仇恨难消，跟着潜踪入岛，想把那出生药草之地的灵脉切断，尽泄灵气，给他来个绝户之计。正在下手，吃男的擒住，大受折磨羞辱，然后放走。仇恨越积越深，无如自知力薄。这人虽然量小心贪，竟颇自爱，虽然恨极仇人，却不肯去和一干邪魔外道勾结，也是一个专一闭户清修，不常与人交往的正教中人。我二人因在他岛洞左近采药才相识。他问出我二人的来历，便生了心，一意结纳。等到交厚，成了莫逆，才露出求助复仇之意。我二人为友心热，又听对头是个左道，行径如此骄狂，也没细加查询，慨然应诺。也是那岛主夫妻该遭劫数，他们事前本有警兆，又早算出劫运不久将临，心还忧疑。其实只要避开当日，便可无事。偏是举棋不定，踌躇不决，以为近数十年天产灵药已被人知，传说日广，又为此树下不少强敌，惟恐离去以后，门人难胜守护之任，被人乘隙赶来夺去，因而迟疑不决。

“两年前，屠龙大师往访，曾说那散仙面上晦纹已现，劫运应在三年以内。为此留下一面告急的符，日后如有凶险，可即如法施为。虽然相隔数万里外，不是当时可以赶到，但是修道多年，这是关系自身安危成败之事，何况每日又有常课入定，并未犯甚贪嗔，在外为恶，神智未昏，期前必有警兆，只要在临难二日以前发出，决可赶到。此与道家四九重劫不同，不是出外遇事逢凶，便有仇敌来岛寻仇，凭着法力，必能相助。但是成败利钝，未必如人逆料。万一发难在先，或是求救太迟，未能如期赶来，无论仇敌是什么路数，能敌得过，逐走便止，不可穷追；如觉对方不弱，便应反攻为守，专一防护，以待救援。只要不轻率，不骄敌狂妄，自可无害。他如早日发符求救，大师虽为祖师逐出，与各位师长交情尚在，性又刚直，爱管闲事，后辈都颇怕她，只要遇上一说，我们就知对方真是十恶不赦，有她出头，也不敢惹。他偏到大难临身的头一天，才想起将符发出。大师也是为友心热，接到警信，立即疾驰赶来，但依然晚了些时，仍是无及。双方对敌之际，他如平常行径，我们见那所居之岛景物那样灵秀，师徒八人无一个有邪气，也不至于轻举妄动，杀伤多人。他既以切身利害忧虑太过，心中惶惶，百计求保，但觉不妥，越想越左，终于把他昔年所习左道邪法施展出来，在所居洞府，连同灵药产地，布下一个极恶毒的大阵。老远望去，邪云隐隐笼罩，稍有目力的修道人便可看出。谁都当他极恶穷凶，是妖邪一流，决不肯于宽恕。

他有了这样严密退守之法，索性不出，一意防守，也未始不能挨到大师赶来救援。偏又首鼠两端，一面设阵布防，仇人见面，依旧眼红，犯了刚愎倨傲素性，仍出接战。

“笑和尚师弟前生名叫贺萍子，落地便是孤儿。与苦行师伯有夙世因缘，由血胞中度去，尽心传授，在同门中法力最高。他知道那阵一被逃回运用，便非短时所能破去，是否漏网，尚属难知。觉出时机不可失去，首先隐形入阵，用师传佛家法力，将阵中主要枢机，暗中全给破去。又擒他一个徒弟，禁在主台之上，欲使少时作法自毙。我们法宝又多，下手又快，途中又遇见元元、白云二位师伯叔门下的几位女同门加入助战。法宝不说，单飞剑就十一口。内有四剑，更是古仙人所用降魔奇珍，威力仅比师祖紫青二剑略次。还加上贺师弟的无形剑。那岛主夫妻如何能敌。最该死是他们起初那样胆小戒备，及见我们人多势众，不特没有戒心，反倒骄妄轻敌。男的火气更旺，才一照面，不容人开口发问，首先破口大骂那朋友昧良无耻。又说：‘几次饶你不死，竟敢勾引一些小贼竖子来此寻死。少时擒到你们，定用法力化炼成灰，却将你们元神附在上面，禁制前岛石礁，永受无量苦难，做一榜样，使各方鼠辈望而胆寒知畏，免再擅入本岛，又来窥伺。’随说随和妻子、门徒一齐放出飞刀飞剑和各种法宝、法术。我们见他这等强横凶焰，又听他不问青红皂白，恶口毒骂，便他不动手，也容不下，何况又是话未说完，便先发动，愈发认定他们凶顽邪恶，平日不知造孽多少，罪无可赦。一面飞剑迎敌，一面各显神通。先以邪阵神妙隐秘，如被遁入阵内，除他更须费事。贺师弟和石生师弟一样，素喜游戏，隐现无常，谁也没见他隐身先入阵内。我们看出敌人见我等俱有来历，不可轻侮，盛气已馁，表面尚在强撑，施展法力。防他率众退逃，正要分人断他归路，贺师弟忽然手发太乙神雷，由阵中喝骂飞出。

“岛主夫妇情知不妙，赶紧率众退保入阵。无如法物全破，设施尽毁，这才想起大师行时易攻为守之言。除去两个受伤见机先逃，一个被禁台上外，师徒尚有五人，用尽方法，各以全力拼死抵御，勉强挨了多半日，男岛主首先为我所杀，三个徒弟也都重伤，先后死去。我们还在认定为妖邪，除恶务尽，不肯停手。我那朋友却见状太惨，许是自觉惭愧，又因以前两次被擒，俱是女岛主向男的缓颊释放，总算是有恩于他，说她素无恶迹，力劝我们停手，勿为太甚，容她逃命自去。贺师弟和诸

葛师弟的心更软，也不喜杀女人，正停手喝令速遁。女岛主性极刚烈，忍着痛泪，假意哭诉，说些好话，哀求我们许她埋葬亡夫与门人尸首。我们见她哭得可怜，都动恻隐，当即应允。不知她怎会看出我们是受了朋友蛊惑，葬完尸首以后，放声大哭，竟把她夫妻隐居修道的经过，及怀宝亡身，因那灵药树敌招祸之事，一一哭诉出来，我那朋友想不到她有此一着，已然应诺在先，当着我们，其势不便喝禁。我们见他一任女岛主哭诉，借词咒骂，不曾反唇相讥，面上倒有愧悔之色，才知事太鲁莽，铸成大错，个个心惊，面面相觑，后悔莫及。

“贺师弟心最仁慈，永不妄杀无辜，性情却也较急，苦行师祖戒规又严。越听越悔恨气忿，忍不住转身向那朋友质问：‘为何怂恿旁人，滥杀无辜，以快私意？’话未说完，女的探出我等本心，知道不会再对她为难，骂得越凶。忽然假作去劝贺师弟，说：‘此事固是这厮忘我昔日不杀之恩，昧却天良所致，但也运数使然。前年屠龙大师曾有预告，昨日还曾向她求救，可惜时机已晚，不然也不至此。这类害人陷友不义的活猪狗，埋怨他于事何补！’贺师弟和两女同门正以好言劝慰，哪知她早蓄杀机，舌尖早已咬破，冷不防用她本门最恶辣的毒法，扬手一阴雷，张口一片血光，竟将我那朋友活活烧死。众人怜她为夫报仇，那朋友本应遭报，见状只自戒备，也未与她为难。她也不逃，只惨笑道：‘我杀了这厮，诸位拦阻不及，并未再向我还手，可见适才实是受愚，非出本心。得报夫仇，心愿已足。不过先夫因我误放匪人而死，实在无颜偷生。如蒙垂怜，赐我兵解，以便追随先夫，足感盛情。’众人自是不肯，还在交相劝勉，我知此女死志已决，见我们不肯下手，狞笑说道：‘诸位当我自己就不会死么？不过多受点苦，有何稀罕？’说完未容再劝，已是震破天灵，惨死地上。刚刚毙命，一片金红光华，自天直降，屠龙大师已至。她见岛主夫妇门人多半死亡，我们又是峨眉弟子，也没有细问肇事缘由，勃然大怒。只贺、诸葛师弟二人，见她师徒到来，知道不妙，未等见面，先驾无形剑遁溜走。其余的人谁敢和她相强，不由分说，全被她法力禁制，装入乾坤布袋，写了一信，历述我们罪状，命门人瞎眼小尼眇姑押送东海。

“到时，师父丹未炼成，洞门未开，只好照她师父的话，跪在洞外待罪。几个女同门多和小瞎尼眇姑相识，平日相对冷冰冰的，这时竟会好心照应。跪到第二天，问明情由，便说她们本心只是为本门师兄出力

诛邪，无心相遇，因而同往，并非有意从恶，情有可原。只要送往云灵山、罗浮山各人师父洞中，略加告诫即可。竟擅专做主，全数释放，令其回山自行举发。对于我们众人，却认作罪魁祸首，不可轻恕。始而置之不理，在旁打坐，等候师父开门交信重责。一晃二十来日，我们虽有法力，也觉不耐。贺师弟又不时隐身在侧，说这小瞎秃可恶。她并非本门尊长，无非各位师弟念着一点旧交情面，她竟如此作威作福。反正是福不是祸，重责难免，何苦受这小瞎秃的恶气？我们被他说动，但又怕那布袋厉害。正与贺师弟示意，令他先盗布袋，然后反抗。谁知小瞎秃法力颇高，竟然觉察，忽然睁眼冷笑说：‘我是奉命来此，你们不服气，只反躬自省所行当否？我师父此举，是否恶意，日后自知。既不愿长跪，我守着你们这些蠢人还觉无趣呢。跪守与否在你们，我不相强，我这弥勒布袋却偷不得。一切听便，我自回山复命去了。’说罢飞走。我们商量了一阵，以为徒跪无益，便同往钓鳌矶，用功守候，也未再出门去。

“到了开洞前三日，才去洞外跪下求恩待罪。三日后，三位师尊同出。先时便要追去灵光，押入轮回。我等再三苦求，复经师母妙一夫人力为求情解劝，才按轻重，分别处罚。我和师弟是祸首，处罚最重，定了八十一年期限，在此期内应经三劫，还须努力修为，夙根不昧，始允重返师门。诸葛师弟去由强劝，情不可却，斗法时又未伤人，罚处最轻。贺师弟只历一劫，仍是出生便即引度，也不算重。独我一个，两次轮回，又历尽艰危，勉强挨到今日。我实不知乙师伯和家师交厚，但他在二十年前，我二次转世时，为我说情，被家师婉言拒绝。此老性刚，虽以家师与别人不同，未曾十分不快，也决不肯再为此事开口。可是这些年来，如非乙师伯垂怜恩助，随时照拂，早为仇敌所伤，也不能有今日了。”

阿童听出了神，方觉这人正是初出茅庐的前车之鉴，以后遇事，务要慎重，少开杀戒。忽见一道光华穿破云层飞来，落地现出一位道长。申屠宏见是醉道人，喜出望外，急忙跪倒行礼，口称师叔。醉道人道：“你莫高兴，还有难题你做呢。你师父说，姑看乙真人与小神僧的情面，许以立功自救。此时要入仙府拜见师长，尚不能够。必须看你百日之内，能否勉为其难，再作定夺。铜榔岛之行幸非明朝，大约还有三数日一同起身，你自照书行事吧。”说罢，递过一封柬帖。申屠宏见是师父亲笔，愈发欣慰，喜溢眉宇。先向仙府恭恭敬敬拜了九拜，口中默说了一阵。重又向醉道人、阿童分别拜谢。阿童笑道：“我话并未给你带到，谢我则

甚？”申屠宏道：“家师神目如电，心动即知，小师父盛意，早知道了。你没听醉师叔传述，师父也看小师父情面么？异日如见老禅师，能再为我致意谢恩，愈发感激不尽。”阿童随和醉道人互相见礼。醉道人说另有事，请阿童先下。阿童料他要向申屠宏叙阔，并示机宜，自己也亟欲进府，便即举手作别，穿云直下。到了殿中见着妙一真人夫妇和在座众仙，说完白犀潭斗法之事，随同落座。

这时众弟子刚奉命往左右二洞，通行火宅严关和十三限，诸葛警我等为首的四弟子，方在当先试行给众同门观看，尚无一人去往前殿，恰是空闲时候。阿童心实，觉着受人之托，一句话尚未带到，于心不安。又以众仙初见，一则佛道殊途，不相统属，师父并不肯以尊长自居，主人尊礼师父，半属谦虚。二则自己年幼，不比师兄朱由穆得道年久，与主人两世交情，又曾共过患难，算起来，终是末学新进，如何敢齿于平辈，冒昧启齿？心方盘算如何说法得体，朱由穆先问道：“小师弟，你在上面遇见申屠宏时，他脸上有一片红光，可曾见否？”阿童答说未见。髯仙李元化笑对妙一真人道：“无怪乎此子敢来求恩，那重冤孽居然被他化去，并还历劫两世，始终元灵不昧，受尽邪魔诱惑，冤孽纠缠，竟未堕落迷途，再蹈覆辙。这等艰苦卓绝，向道诚毅，委实是难得呢。”顽石大师道：“如论掌教师兄前收这两弟子，当初本是无心之过，这多年来任他独自转劫再世，受尽诸般的苦厄，从来不曾加以援手。年限不满，冤孽未消，以前更连面都不许见。上次遇那奇险，眼看形神皆丧，如非大方真人垂怜援手，决难幸免。而他们一意修省，只仗前生根基扎得坚强，修为勤奋，法力不曾尽失，誓遵师命，各自以孤身微力，独排万难，于邪魔仇敌日常侵害之下，一意勤苦修为，毫无怨尤。今已化去孽冤，依恋师门，前来求恩，只差三年光阴，仍是不允所请，未免处治太过。要是我的徒弟，早不忍心了。”

妙一夫人插口笑答道：“如论这两门人的根骨，实不在现时英、云诸弟子以下。两生艰苦精诚，终于转祸为福，尤属不易。外子并非不念师徒之情，只缘爱之深，望之切，平日期许太殷，无端铸出那等大错，自然痛心，也就愈恨。总算他二人居然勇于改过，努力奋勉，得有今日，总算难得。可见世间无不可解的冤孽，全仗自身修为如何罢了。至于适才拒他人见，不曾速允所请，乃是另有一种用意，命他往办一事，于他大有益处呢。”顽石大师大笑道：“我岂不知齐师兄故使备受折磨，实欲

玉成。我是说他师兄弟二人，依恋师门太切，第二次转劫时，为想以血诚感动师心，托我代为求情，分明会许多法术，故意不用，一步一拜，拜上天台山，四日五夜水米不沾，口气不缓，一直拜到我的洞前。再四哀求，为之关说，情愿多受别的责罚，只求能见师父一面。我见他年才十岁左右，几天劳乏饥渴，血肉模糊，泪眼欲枯，光景实是可怜。明知齐师兄外和内刚，言出法随，平日对门下弟子虽然爱胜亲生，一旦犯过，向无轻恕，说出来的事，必须做到。恐求不下这人情，又去约了三位同门师兄弟同往东海求恩，哪知费尽唇舌，仍然坚执不允。他得信之后，只是愧悔痛苦，毫无一丝怨尤。好容易千灾百难，熬得冤清孽尽，也未再有一丝过错。除去这三年短时光外，师父所说，全都做到，怀着满腔热诚来此跪求恩免，既已心许，何必吝此一面，辜负他这两生八十年的渴望呢？”

妙一真人笑道：“师妹休为此子所愚。他二人全都机智绝伦，深知利害，对我夫妻固然感恩依恋，一半也是知道此举关系终古成败。前番不合恃恩尝试，铸了大错，再稍失足，便即堕落，永劫沉沦，求为常人转世皆所不能，为此终日战战兢兢，如履如临。又以头世受尽冤孽纠缠，终于抵御不住魔孽，身遭惨杀，心胆已寒，惟恐道浅魔高，自身无力解免，只有早归师门，可以免祸。料我素来宽厚，年久恨消，再有诸位师伯叔好好关说，十九可以应允，这才想下一条苦肉计，欲以至诚感动。他算计虽想得好，却瞒我不过。我既安心借此成全，早算出他二世能够因祸得福，异日仙业有望，怎肯中途罢休，作那姑息之爱？他二人看出我心志已决，无可挽回，知道不践前言，只有堕落灭亡，这才心惊胆寒，绝了侥幸之心，重鼓勇气，立志奋勉，全以自身之力，度此灾厄险难。他对我的心意全都雪亮了，见我没等阿童道友前来说情，便令醉师弟出去传命授简，自然我意已回，所命必是于他有益之事，早已欢欣鼓舞，喜出望外。事情一完，便去与他师弟送信，宿愿已遂，不久即返师门，何在这暂时一面呢！”

顽石大师闻言笑道：“话虽如此，就说他半为己谋，居然一见望绝，益自奋勉，向道坚诚，始终如一，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元元大师道：“这还用说？如非这样，照他二人所犯之过，早已不能宽容。就加恩免，也必逐出门墙，任其自生自灭，决不会用这许多心思，成全他们了。”

阿童闻言，才知申屠宏府外言动，众仙俱如亲见，已经蒙恩宽免，

不久重返师门，好生代他欣慰，便未再提。跟着众门人相继由左右两关飞到，因爱金、石二人年岁和己差不多，人又天真，一见投缘，有意结纳，同到鱼乐潭，把前事谈了一个大概。

灵云听完，喜问道：“小神僧与申屠师兄相遇前后，可曾见有一个年约十五六岁，面相清秀，重瞳凤眼，目光极亮，着青罗衣，腰悬长剑，左手戴有两枚指环的少年么？”阿童答说：“无有。”灵云笑道：“申屠师兄幸得免孽，重返师门。阮师兄比他人还要好，两位师兄又极交厚。家父虽有各自清修，自消冤孽，不令二人一起之言，我和诸葛师兄料他们纵不敢故违师命，合力御害，彼此总要设法通信，各告近况；有时甚或遥遥晤对，都在意中。偏是这多年来，音信全无。那年拜山求情，也只申屠一人。家父和诸位师长从未提过阮师兄的近况，不知光景如何呢？”阿童见灵云意颇关切，便告以适才听了顽石大师和掌教真人对答的话，好似此人尚在，口气也还不恶，因未见过，不知姓名，故未询问。

灵云道：“当初家父门下只传二人，一是申屠宏师兄，还有一位姓阮名征。彼时我刚转劫人间，尚未度上山来。家父母仇敌颇多，俱是左道妖邪，不知怎地访明我是仇人之女，竟在家母引度以前，将我摄往五台山中，意欲取炼生魂。家母早到一日原可无事，因在途中救了两人，略微耽延，到时，我已被摄走，急切间查不出所去方向，是何方妖人所为。正在忧急，路遇阮师兄采药归来，说起途中曾见妖人遁光飞驶。家母也刚成道，不知是否，便令阮师兄跟踪追蹊。一面赶紧回山告知家父和苦行、玄真二位大师伯施展法力，查看下落，以免无知乱闯，反而误事。嗣经算出，是五台派妖人所为，与阮师兄所遇正对。忙同赶去，中途又遇见阮师兄已冒奇险，九死一生，将我救出，差一点没有同在五台遇害，仍被众妖人随后赶上，将他围困，眼看危急万分。家父母和二位师伯若稍迟片刻，我和他便无生理。后来妖人伤亡败逃，把我和阮师兄救回山去。问起情由，才知阮师兄寻到妖窟时，妖人法台已设，待下毒手。他本非妖人敌手，为感师恩，竟不顾利害，拼了性命，以身尝试。仗他机智绝伦，心思灵巧，动作尤为神速，长于审度形势，临机应变，避重就轻，冷不防猛然下击，飞剑先伤行法的妖人，更不恋战，抢了台上所供法物和摄魂妖幡，连我一齐抱起，往回急飞。一任妖人恫吓喝止，身已重伤，依然咬牙强忍，奋力前驶，才得将我性命保住。等与家父母相遇，阮师兄人已伤重不支。救回东海，连用灵丹医治，经时三月，始得复原。

他于我有救命之恩，心中感激。自他犯过，逐出师门，在外待罪，曾经拼受家父责罚，和霞儿妹子一同寻访他的踪迹，前后多次。别的爱莫能助，只想赠他一件防身法宝和数十粒灵丹，防备万一。头次闻说他在大渡河畔一个荒僻的山人土洞之中隐修避祸，往访扑了个空，反与土人怄了一些闲气。二次探明真实下落再往，经一山人传言，才知他既恐愚姊妹为他受责，又恐违背师命，故此不见。并说藏身之处已泄，即日前往江南觅一深山，隐居修炼，以待灾孽到来，抵御化解。我知他是有心不见，空自感激难过，无可如何，只得回来。至今更无下落。我想如今年限将近，申屠师兄已可重返师门，他比申屠还要坚诚虔谨，照理额上血花孽痕必已化除，不久定要归来。不过事难逆料，也许冤孽未解，故不敢来见家父，也说不定。日后再遇申屠师兄，请代转告一声：他二人冤孽未去以前，平日身受甚是痛苦，万一有朋友相助，只要不是本门中同道，未经二人请求，相助出于自愿，便不算是违背师命。我知小神僧法力高强，得有佛门降魔真传，尚望助他们一臂之力，俾仗佛法慈悲，解去夙冤旧孽，便感同身受了。”

阿童一一应允。又问出阮征素来爱好，本身法力尚在；因不舍前生形貌，尽管转劫两世，仍是当年美少年身材面目，又是一双重瞳，极容易认出。便记在心里。灵云出来时久，说完便即辞别，回殿侍立去讫。

众人饮食言笑了一阵，又陪阿童把全景游了一遍，除却左右两洞和太元洞门人用功之所三处禁地，十九踏遍，最后又去灵桂仙馆小坐赏桂。

仙府无日月，到处游玩迁延，数日光阴一晃即过。这日金、石诸人因仙府之中所有珍禽奇兽，瑶草琪花，及一切飞潜动植灵异之物，阿童全都见到。惟独芝仙自从五府开建，灵峰飞回，群仙盛会之后，自知灾劫已完，一心向上，欲谋正果，径自同了那匹芝马，藏入红玉坊、飞虹桥中间的灵翠腹洞穴之内，一意修炼，不再出现，尚未见过。金、石二人连去峰前，呼之出见，没有应声。起初众仙为防开府时水火风雷猛烈难当，又防妖邪乘虚暗算，将它本根由太元洞暂行移植在凝碧崖前灵楠树腹以内，并命二灵猿和神鳩、神雕、神鹭等诸仙禽防卫，以备不虞。会后，本要将它移回太元洞内，妙一夫人前往行法移根时，芝仙跪地恳求，自请移入灵峰腹内。妙一夫人知它心意，点头笑允，并还传以道法，喜得二芝欢欣欲狂。

金、石二人知道此事，料它连日用功正紧，决不会走向别处，曾和

阿童说过芝仙最信自己，一呼即至。不料连唤不应，觉着不好意思，忽动稚气。金蝉首将身剑合一，化成一道光华，向峰腰一个较大的孔穴穿出，欲待往里面捉它出来。哪知这座灵翠峰乃长眉真人所留异宝，昔日两仪微尘阵发挥妙用便由于此。内中并还藏有道书、灵丹、法宝之类，妙一真人尚未往取，峰腹宝库禁制犹存。若不知底细门户，略微深入，便被困住。芝仙通灵变化，在灵峰还未飞走以前，便把内中门户机密探明，知所隐避，看似随意出入，实则生根藏伏之所，并无禁制。不过外人不过外人不似它身小通灵变化，决进不去，稍微走差，误入宝库左近，立被摄住，不经妙一真人解救，休想脱身。芝仙择此隐居，原有深意。金蝉只当师祖禁制已撤，芝仙尚敢入居，自无妨害。进才丈许，见里面孔窍甚多，密如蛛网，大小全可相通，时见霞光隐现无常。正在踌躇观察，口中唤着芝仙，试探寻找它的藏处，啪的一声，背上被小手打了一掌。平日常和芝仙打闹，觉着那是芝仙小手。心想：“身剑合一，如何敢于近身来打？”好生奇怪，念头略动，忙即回看，果是芝仙，面上带着又害怕、又生气的神色，站在身后不远，好似打了一下，刚纵回去情景。金蝉不知身已入了禁地，飞剑早已离身坠落，失了灵效。再前数尺，便即失陷昏迷。还想佯怒诘问时，忽见芝仙不住地招手，状甚惶急。本要过去，还未开口，猛觉着脚在实地，飞剑不知何往。方在惊疑，芝仙面上忧急神色已敛，手指自己，不住连说带比。芝仙近来人语渐佳，二人又是久处相习，金蝉一听，才知自己刚刚脱险，飞剑便在前边离身不远坠落，因已入禁地，灵智渐昏，故无所觉。休说再进，便是适才立处，相去不过三四尺，芝仙曾经大声疾呼告警，居然听不出。芝仙感他恩义，惟恐误陷在内，冒险纵入，打了他一掌，觉出不好，赶紧逃回。金蝉被打，惊觉回顾，仗着一双神目，方得看出，因而脱险。否则就是妙一真人正在此，不久仍能出困，到底不免一场苦吃了。金蝉闻言，一寻飞剑，果在两交界的地上，已复原形，忙即探手捡起，且喜并无损伤，便叫芝仙同出。芝仙说自己蒙掌教夫人开恩传授，连日修炼正紧。怪金蝉不该唤他，更不该入内相寻，身入险地，逼得他不能不丢了日课出救，白费数日苦功。外面小和尚更于他有损无益，说什么也不愿出见。金蝉虽有稚气，但极疼爱芝仙，不肯强迫。但又夸了口，无法交代。再三婉言劝说，芝仙才答应明日申初，课完出见。金蝉不知是计，出来推说芝仙因奉家母之命，在内人定用功，暂时不能出来，须到明日申初始出。阿童本不愿

挽他清修，但金蝉必欲证实芝仙如何灵异可爱，到时仍约前往。唤了一声，芝仙便应声出现，仅向峰腰小洞探出头来，未现全身。阿童见他生得粉滴搓酥，身白如玉，身材那么小巧，相貌那么灵秀，神采奕奕，一身仙气。只是鼓着腮帮子，面带不快之色，看去可爱已极。方想接它下来，抱在怀中，亲热一阵，猛听殿内传呼，击磬撞钟，集众起身。芝仙立现喜容，往峰内缩退回去。

金、石二人闻命，不敢停留，忙和阿童、米、刘、沙、米诸人赶往。到时，两朵云幢正往上升，金、石二人飞身上去，先将钟、磬撞动，凡是奉命下山男女众弟子，闻声齐集前殿平台之上，分班排列。石生又将玉磬连敲。妙一真人升座，命众人入见，说道：“大方真人已到铜榔岛三日，先颇获胜。后来天痴上人情急心横，竟拼造孽堕劫，不顾利害轻重，七施毒计，发动先天元磁大阵，引使人网。大方真人刚强任气，明知敌人激将，阵法厉害，自恃玄功变化，法力高强，炼就不坏之身，无所畏惧，故意叫明之后再去犯险。不料天痴上人暗中还有木精、桑姥姥之助，利用本身乙木，混乱先天五行方位。大方真人受其愚惑，不能推算详细，入阵稍一疏忽，误走死户。等到觉察，身已陷入地肺之中，上有本岛磁峰镇压。当年遇难被困时，便是受人暗算，神山压顶，多年不能脱出。只觉强仇已早伏诛，仍认作是生平奇耻大辱。天痴上人此举，大犯其恶，心中怒极，竟也拼着甘冒大罪，豁出酿成大祸，把地下面地火勾动，并以法力会合，烧毁磁峰，同时攻穿地肺，脱身而去。

“此举虽非容易，以大方真人近来道行法力，也没有多少耽延。现在双方都是道强气冲，棋逢对手，两不相下。天痴上人不知大方真人昔年只是一时大意，骤出不防，为敌暗算。一晃多年，满拟袭人故智，仍用神山压顶之法，克敌报仇。并没设想危机已伏，愈发便不可收拾。即或自身得脱，门下几辈弟子，连同铜榔岛仙山福地，必然同化劫灰，一无保全。我们前往解围，去早了，天痴上人还当我们与大方真人交厚，有意压他。必须让他觉出一点危险厉害，再去方是时候。日前已各指示机宜，到后各按方位立定，不许别生枝节。事完，无须同归，除易、李诸徒须在百日之内前往南疆，去见红发老祖致歉，便宜行事，已经指示者外，余人各按道书、柬帖所示日期、地点行事便了。”说罢，真人起身，又指示众弟子铜榔岛事完，便须换装，分赴各地积修外功，早些备下应用衣物，带在身上。去时，仍是一律穿着开府时所赐仙衣。

妙一真人夫妇和玄真子三人，率领长一辈众仙，连同采薇僧朱由穆、李宁、姜雪君、玉清大师、杨瑾、阿童、嵩山二老等众仙宾，一同去至殿外平台。众弟子仍然排列两旁，只金、石二人仍在云幢上等候。妙一真人笑对众仙道：“各位道友，遁光快慢不一，众弟子中无多人能够追上我们。力求先声夺人，必须一同赶到。不如由大师兄和贫道两个主人略施小技，用玄门灵光遁法送了去吧。”朱由穆笑道：“我们俱为主人出力，自然应由主人送往。别位料也无此神通。就请施为吧。”妙一真人、玄真子同说：“道友何必太谦？贫道兄弟献丑就是。”说罢，同将袍袖一展，立时满台俱是金霞，簇拥着长幼群仙数十人，连同金蝉、石生，一齐向空飞起，晃眼越过飞虹桥、红玉坊，破空直上。刚刚穿出凝碧崖上节七层云封，升上高空，妙一真人把手一指，一声轻雷响处，金霞连闪，比电还疾，流星过渡，径直往铜椰岛飞去。飞遁迅速，瞬息千里，没有多时，便到了铜椰岛附近海上。众仙在云空中运用慧目，遥望海空辽阔，沧波浩荡，水天一色，渺无涯际。铜椰岛方圆千里，偌大一片地方，还有那么高直一座磁峰，直似一枚翠螺，中间插上一根碧玉簪子，静静地浮沉于滔天巨浸之中，并无丝毫异状。令人见了，也不由得不感叹造物神奇，吾身直似恒沙沧粟，过于渺小了。晃眼工夫，便自飞近岛上，自然越现越大，仍无动静。岛上峰岭回环，形势奇秀，到处嘉木成林，郁郁苍苍，加上万千株独有的铜椰灵木参天排云，一株株笔也似直矗立于海岸和宫前盆地之上，显得景物越发庄严雄丽。全海上静荡荡的，休说不似有猛恶阵势，竟看不见一个人影。

众弟子正觉情景不类，忽听追云叟白谷逸笑道：“想不到天痴老儿还会弄此狡猾。这类障眼法儿，也能欺瞒我们耳目么？”妙一真人老远便把遁光隐去，说时，众仙也已飞到铜椰岛的上空。妙一真人把手一挥，众仙便照预拟机宜，各按方位列开，各隐身形，分停空中等候。众弟子随在妙一真人身后，先听追云叟一说，才知敌人已然行法，将阵势隐蔽。几个目力好的，正运慧眼四处观望，忽见中央妙一真人把手一扬，一声轻雷响处，发出千百丈金光，照耀天地，连附近海水都映成了金色，天宇霞绮，齐闪奇光，绚丽无俦。跟着金光敛去，众仙仍隐，只妙一真人与众弟子一同现身。再看下面，已非适才景象，只见全岛面到处都是残破火烧痕迹。天痴上人所居洞府已然崩裂，洞顶也被揭去。铜椰灵木也没先见的多了，只东面洞后，有十来株较小的，尚还健在；余者全都断